



上海·上海

# 老上海调房记

沈嘉祿



外滩（油画）朱刚



阳光明媚、微风吹拂的一天，我与妻子去虹口区今潮8弄转转。我们在海派文化中心看个展览，在外摆位喝杯咖啡，然后沿四川北路向北缓行，在横浜桥看了一会儿春水，兴之所至便钻进了一个寂静的弄堂。

眼前的石库门和窗口挑出的衣服是那么自然、亲切，碰到慈眉善目的大叔大妈就聊上几句。一位大叔对我说：“弄堂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人了，儿女在外面买房或租房，大年夜在饭店里吃团圆饭。第三代更不高兴来看一眼老房子，说这里有陈旧味道。”

这弄堂里里外外收拾得相当干净了，但那股气味还是鬼鬼祟祟地起伏在下水道、公用厨房、正在发酵的杂物堆间……若说这是时间的味道，就太矫情了。

出来后，我瞥了一眼马路对面的弄堂，它的轮廓和色彩一下子激活了我休眠已久的记忆，一个衣着时尚的中年妇女推着自行车出来，仿佛走进了我的故事。我喃喃自语：“我们差点就在对面弄堂住下了……”

妻子不解，我便和她讲起往事：以前我走进这条弄堂是为了“调房子”，有意向和我调房子、接待我看他家房子的老先生说，四川北路上有许多这样的广式石库门，没有厢房，天井很小，晒台也被占用了，居民只好把衣服晾在弄堂里，好比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八一三”以后，东洋人一批批住进来，改了房子结构，推门换成移门，前后楼打通开酒馆、茶寮及东洋戏院。抗战胜利后，东洋人回老家，中国人又回来了。老先生住在那里40多年了，除了一个亭子间，还有一个后厢房在隔壁弄堂里，与我家住房条件基本对等。我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想用自家一大一小

同楼层的两间房子换成面积相当的两间，拿其中一间做我的婚房。这是我的如意算盘，调房多次碰壁后，才知道这比芝麻掉进针眼还难。

时值福利分房下半场，僧多粥少，论资排辈遥遥无期。我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平方米，不算特困户，单位的分房小组把我的申请压在了最下面；私房允许交易，但卖方开出的价针对工薪阶层而言好比泰山压顶。我也曾天真地收集过几处信息，比如长乐路

一处底楼私房，14平方米，1.5万元；蒙自路一处私房，15平方米，1.2万元；建国西路一幢独立洋房，大小六间，16万元……眼睛一闭，美丽的想象满脑子飞，但是存折里可怜巴巴的数字，让我只能知难而退了。于是上海人想出“调房子”的办法。就说我家附近，周末晴好时，大家在太仓路或马当路的人行道上聚众成群，开始仅是交换口头信息，后来有聪明人在两棵行道树中间系一根绳子，将写有房屋信息的白纸挂上去。大地微微吹暖气，纸张发出欢快的声响，大家走过路过都来领行情。

老卢湾一位姓黄的房管所干部乐于助人，将自己收集来的房屋信息分门别类编成几本小册子，摆在摊上供人翻

阅。二调一、一调二，卢湾调虹口、黄浦调徐汇，朝南朝北大有讲究……有人情愿放弃有煤卫的新里，换成沿街门面房，筹备开店做生意。数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黄师傅被评上劳模的消息，不禁拍案叫好。我从他那里摘抄信息，也将自己的信息交给他备案，然后通过传呼电话与别的房主约定看房时间。虽然我小时候跟着弄堂大哥去人民广场调换过纪念章，工作后又去淮海路调换过外国名著，但调房子事情太重了，不确定性也太多了，所以闯入陌生人的居住空间，既拘束又害怕。我为自己设计的开场白是：“黄师傅叫我与你联系……”

第一次看房在望亭路，潮水般的麻将声将我引到二楼亭子间，四个女人穿



人间世

## 生命里的辉光

高明昌

有一次，大表姐陪88岁的父亲去街上闲逛。走过饭店时，老人用手指了指门面，大表姐懂了，陪他走进去。他要了两个茶叶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白纸，将它们裹起来。大表姐说，你吃呀。老人却说，还要两个荷包蛋。大表姐又点了两个荷包蛋，荷包蛋端上来后，他仍旧不吃，从袋里摸出塑料袋，想将它们放进去，说，要拿回去给琴儿吃。琴儿就是大表姐。大表姐听了，刷地流下眼泪。

大表姐的父亲小脑萎缩，已经什么人不认识了，但看见饭店就会想起女儿从小喜欢吃的茶叶蛋、荷包蛋。

那天，大表姐就知道，即使自己穷尽一生，也无法报答父母之爱。后来，只要天气晴好，她就陪着父亲晒太阳、逛大街。在那条街上走来走去，就能唤起父亲心底爱的记忆，让他知道自己已有女儿，自己是父亲。

这让我想起我的远房堂弟。近几年我看见他时，他总是在路上来回走，他走路时眼睛朝下看着脚步，极少与路人打招呼。见面时，他只是对我笑笑，后来连笑也没有了。二妹说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来听说他去上海看病，病情得到了控制。我听了很开心，期待再次遇见时，他能像小时候一样亲热地认出我。

有一次，我碰见他，他突然停住，对着我喊我的名字，像是从喉咙里迸发出来的声音：“高明昌，是哇？”我急忙说：“是的，是的。”我从心底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这样的人唤了我的名字，那应该是我的人间福报。我还想问他好不好，他却用一根手指指着我的头顶说：“我们的名字只差中间一个字，你是‘明’，我是‘昌’，像是一个父母生的，其实不是。”他还想说，但我发现他的嘴巴动不了，像是机器被关掉了那样。毫无征兆地，他已迈开脚步走了。

随着人的年岁的增加，各种毛病落到身上，是自然现象。而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人，能在心底存一块原先的美好记忆，就已经很是幸运了。这样的人，遇上亲人、熟人，对于往事能记忆一二，说出一二，都是额外的收获。想到这里，我有点沮丧，有点喜悦。说不清的事情哎！

每天从我们家场地上走过的一位故人，是生命的另一种传奇。有的周末，我在老家的阳光房里打盹，会听到男声独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歌声高亢。老家西边的宅基地上有一个卖膏药的的人，每天早上八点钟骑着自行车路过时，嘴里总是那样唱着。

一天傍晚，他回来了，到我们场地外了，又开始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只是后面的歌词变成了“有我可爱的姑娘……”三妹说他喝酒了，唱的是自己瞎编的歌词，还说他的老母亲已经走了，女儿不肯多回来。我听罢，觉得心酸，又感觉不只是心酸。

这人有时会在我家场地上停下来与我攀谈，说我是村上读书最好的人之一，还说我能写点文字，反正全是表扬的话。表扬完，他伸出一只手，尴尬着脸说：“哥，给5块钱吧？”我有时就真的给了。小妹说今后别给了，他又去买黄酒喝了。我后来知道，我不回老家的时候，他有时也来我们家，但不是讨钱，而是向我家人打听：“高明昌，这个因，什么时候来？”

有人说他大概是酒喝多了，喝坏脑子了，但我感觉好像不全是。喝醉酒总比生病好，因为总能很快清醒过来。一次吃完晚饭，我们一家人说起村上的人，说某某人躺在床上多年了，某某人已经认不清家里人了。这些人年轻时，我都在田野里见过，有的人还手把手教我镰刀怎么拿、扁担如何扛、插秧如何插得快。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将以自己不曾想到的一种方式存在，但只要心底的爱没有走失，就已经足够了。

（上接第1版）  
一批皮划艇发烧友也发现了岑卜村这片宝藏水域。从最初的爱者自发聚集，到如今汇聚了击水、划艇等专业化水上运动机构，形成了规模不大但规格颇高的水上运动产业集群，村里甚至走出了全国赛事的冠军。

“以前老一辈人串门，摇的是水泥石船、木头船；现在年轻人串门，划的是皮划艇。”倪芳芳笑着说。村里9条河道全部连通，早上起床后，新村民划着船到金泽镇上吃早饭，成为村内一景。

外国人也爱来这里。“我们这儿每个月都有德国人来吃私房菜，有时一个月能来两三拨。”后院茶铺·波罗觅食主理人赵小莉告诉记者，这些德国客人基本在上海工作生活，时常结伴前来，多时有20余人。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会去水上划船、组织分享活动，甚至自带麻将过来玩。

2024年，与岑卜村相距不远的华为陈秋湖研发中心投入运营，又为这片水乡增添了新的活力。如今，包括华为科技人才在内的新村民已有161人，占常住人口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村内农宅租金水涨船高，从去年每幢两三万元，上涨到如今最高的一幢12万元，实现了产业兴旺和村民增收的双赢。

在上海郊区，更多面向城市人群的新业态正在生长——宠物经济便是其中之一。本次春季游的主题上就有萌宠一类，跃进村所在崇明区暨新镇去年发布上海首个乡镇级宠物产业专项政策，单个企业最高可获200万元扶持；在青浦区，赵巷镇中步

重新发现乡村爱上乡村的人越来越多

域旅游新格局，打造乡村旅游大IP。翻看此次活动日历，各区旅游线路都将美景、美食、住宿、体验等串珠成链。在浦东新区七灶村，游客上午可在七灶美术馆看展，中午前往红本帮菜餐厅用餐，下午赴波·隐仙谷露营烧烤，夜晚入住漫心府酒店；在奉贤区庄行镇，赏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便可走进古镇，加入2026上海首届MC动漫游戏造嘉年华。

数据显示，活动开启的第一个周末，“菜花节+漫展”的组合便吸引游客近15万人次，综合消费近500万元，业态联动的聚合效应可见一斑。更大范围的联动有待发掘。业内人士建议，针对国际游客打造“微度假”产品，将乡村体验与外滩、迪士尼等都市地标串联，形成“都市+乡村”的复合型旅游线路；还可以引入稻田音乐节、国际美食节、大地艺术展等国际文化节庆活动，用世界通行的语言，讲述上海乡村的故事。

今年的上海桃花节，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它从原先“局限浦东”扩展为“四区联动”：不仅浦东有300多场活动，游客还可去奉贤区青村镇参加桃林诗会，到普陀区桃浦公园体验3.5公里城市漫游线，到长宁区中山公园赏桃花、海棠……通过打响桃花节品牌，吸引全国游客买张高铁票，“赏遍沪上桃花”。

春游季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一个起点，意味着上海开始重视乡村的“附加值”，将美丽乡村打造成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乡村旅游大IP。既有市区的繁华与热闹，也有郊区的舒适与惬意，这才是更有魅力的“大”上海。

（上接第1版）要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议事决策规则和

监督机制。要以身作则作表率，扑下身子抓落实，用心用情惠民生，更加自觉地为群众办实事，以实干出政绩。

会议指出，要把市委巡视整改与树立“当政改”，集中解决突出问题，狠抓“长久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各部门要主动认领共性问题，深化研究、合力破解。要加强整改监督，强化统筹督促，提升整改总体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服务，为企业保驾护航。2025年，静安区发起“链主企业创新伙伴计划”，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有限公司入选首批链主企业。静安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服务不止于政策推送、人才引进或通关便利，“我们把阿斯利康视为生命健康产业链的‘链主’”。在进博会等重大平台上，静安积极推动阿斯利康与中国本土企业达成签约合作，助力阿斯利康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创新、药品获批上市到终端惠及消费者的全链路，加速企业转型发展步伐；在资金支持方面，全程辅导企业开展市、区两级商务贸易发展专项基金申报工作，助力企业用好用足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助力其提升研发效能。

在政府的支持下，阿斯利康与本地产学研资源的联结也愈发深入，目前已有多个项目齐头并进。如建立疾病卓越中心，与本地医院合作进行转化研究；建立转化医学基金，支持疾病领域的基础研究等；建立博士后项目，为中国的医学博士后匹配企业化的海外导师，指导他们将科研成果进行成果转化。值得关注的是，静安区今年将首次认定10家外资研发中心，阿斯利康已被纳入首批认定计划。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以标杆企业为牵引的创新生态，让更多外资企业像阿斯利康一样，从功能单一走向内涵式发展。”静安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强大的本地协同能力与开放的制度环境，我们要让跨国企业敢投、敢创、敢把全球战略落在这里”。



写点生活

## 方言土语，意味深长

王璐

日月其恒，时光不待。我回沪已逾二十载，听上海话完全不成问题，但若是用上海话交流，说得急了偶尔还是“洋泾浜”，是朋友口中笑称的“南北产物”。

回沪后相当长时间，我一直借房居住，其间多次被迫搬过，时隔多年仍十分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租房的情形。房子位于徐汇区，紧挨着虹梅南路高架桥，跨过高架桥就是闵行区地界。

小区周围是一片农田。偶尔夜深人静时，我站在阳台上远远眺望。方圆几公里乌漆墨黑，不见霓虹闪烁，聒耳的车流声则彻夜不歇。我总有种幻觉，魔都繁华的乐章中是否敲错了某一个音符？那里与市中心本该有的现代气息简直云泥之别。

那时，我日复一日地在浦东与浦西之间穿梭忙碌，披星戴月归来时楼道里的灯经常不亮。扶墙摸壁地爬楼，每迈一步，脚下的砂浆水泥台阶都会沙沙作响，是久远时光侵蚀之后的残败之态。

回到母亲的出生地上海，若是听不懂上海方言，简直贻笑大方，这就好像山西人辨不清太原口音，或是广东原住民难以分辨港腔粤音。

讲不来，但听得懂，生活并无大碍。有一次，我的一个太原朋友到江

浙一带参加活动，特意绕道来我家小住。房东阿姨就住在隔壁，抬头不见低头见，她开口闭口“死呀死”，朋友听得大为惊诧，又百思不得其解。

上海话里，发“si”音的词很多。有一天，朋友随我往小区花园边的饮用水贩卖机前排队取水，恰巧阿姨路过，她开口道，“依等‘死’啊。”照旧笑眯眯一张脸。朋友面露惶惑，咕嘟着：“青天白日，好端端的咋就让人家等死？”其实，阿姨说的是“等水”。

那年夏天，上海酷暑难耐，到了傍晚，家里的空调突然罢工，闷热中，我瘫坐在“麻将席”上打电话向房东阿姨求助。阿姨很快赶来，进门一句：“乃末要死（‘西’）！”朋友听得几近昏厥。我只能告诉她，“要死”的意思和“要命”一样，是一种表示焦急的语气温词。“死”在沪语里读“西”，如同苏州评弹里的转调，隐约有带有一种江南人特有的婉转。

方言最动人之处，正在于它能瞬间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在特定情境之下产生共鸣。朋友终于也体会到了这一点。某日，她独自出外闲逛，归来时正巧房东带着孙女来收租。她善意地夸那孩子长得“切塌”（山西方言，意为某人长得好看）。又夸阿姨身上的改良旗袍“真精干”。被夸的人跟夸人的人，虽鸡同鸭讲，但不妨碍彼此笑

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上海落地落实

和阿斯利康加码投资上海“在中国为全球”

收端，转变为源头创新的策源地。来自业界的最新成果，印证了这一战略转型的成功。2025年，阿斯利康公布了一项AZD0120双靶点CAR-T疗法的早期临床数据，在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客观缓解率(ORR)高达100%，且安全性良好。这正是阿斯利康以12亿美元收购上海本土生物科技公司亘喜生物的核心资产，这笔交易成为跨国药企全资收购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首例。“上海的人才、科研生态和产业协同优势，与我们的全球战略深度融合。”何静说。

正因如此，阿斯利康在上海一次次落下“重注”。2023年，阿斯利康与上海诚益生物达成GLP-1药物独家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超过20亿美元；去年3月，与铂匠医药宣布全球战略合作，聚焦新一代多特异性抗体疗法开发，潜在总交易金额近46亿美元……与本土创新力量强强联手，阿斯利康针对中国高发非小细胞肺癌的靶向药更是实现“中国数据指导全球开发”。在胃癌、肝癌、心血管病等高发疾病领域，以及细胞治疗等尖端领域，我们现在真正实现了“在中国，为全球”。

全球战略，落地中国

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研发产出与影响力持续领跑跨国药企阵营，而这背后，离不开上海的区域生态强力支撑。作为阿斯利康全球战略研发中心所在地，上海静安区以“全周期、全链条、全生态”

也是两间房，相隔距离有三站路，媳妇前不久生下一对双胞胎，认为我家同一楼面的两间房方便彼此照应，经过多项指标对比，她家条件稍优于我，她要求我们支付1000元补贴。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首先是拿不出这笔钱，其次是观念跟不上，以为房子是国家财产，如果将金钱当作筹码，我不确定是否可行。

我和妈妈沮丧地回家了。等公交车时，我在车站旁边的书报亭看到刚刚出版的《青年作家》。成都出版的这本杂志与南京的《青春》、北京的《青年文学》、上海的《萌芽》一起被誉为文学界“四小天鹅”，许多青年作家都是在这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我取下《青年文学》一翻，哇，一股热血涌上脑门。我的小说处女作正公开发表在这一期。我当即买了一本向妈妈分享喜悦，妈妈感受到了我的快乐后坚定地她说：“刚才那位做娘的考虑问题很周到，她想到的其实是我想过的。我们不要再东奔西忙地调房子了，现在这样也蛮好。我去说服你爸爸，我们住小间，你们结婚住大间，你每天晚上写稿子太辛苦，我们一起过还可以相互照顾。”公交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妈妈用力推了我一把。

40年过去了，当年我踏访过的房子大都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商场、豪华楼盘、高架桥以及公共绿地，连我老家也并入了新天地的版图，那两个美丽的印度姑娘估计也成了大妈，大概已经离开了上海。如果有机会重访出生地，她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调房是上海城市记忆的一个小插曲，有些密语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听得懂。作为亲历者的我，遭遇过尴尬、窘困以及误解，但总体而言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人生阅历，对市民社会的世相百态有了更具体的感受，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最后，我接受妻子的建议，将这段往事写下来给下一代再下一代看，让他们知道：深谙交易规则的上海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资产重组”。

方言的价值是普通话无可替代亦无可比拟的。倘若你听懂了上海话里的“死”，就好比明白了太原话里“恹恹”一词的豁达与豪迈，正应了鲁迅先生那句“方言土语，意味深长”。



扫码关注朝花时文公众号，遇见更丰富的阅读。